

献给共和国百万现役军人
第一部狙击手题材军事文学

我用一杆钢枪瞄准敌人

我用一双臂膀捍卫幸福

首度揭密

●黎江伟 著

狙击手我的兄弟

 江苏出版社

11

九

追击我的 狙击手兄弟

黎江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击我的狙击手兄弟 / 黎江伟著. — 厦门: 鹭江出版社,
2007. 11

ISBN 978-7-80671-831-5

I. 追... II. 黎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8751 号

追击我的狙击手兄弟

黎江伟 著

出 版 / 鹭江出版社

地 址 /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 编 / 361004

电 话 / 0592-5046666 0591-87539330 010-62376499

印 刷 / 北京才智印刷厂
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/ 22.25

版 次 / 200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671-831-5/I·132

定 价 / 28.00 元

(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。)

——谨以此篇献给那些我铭记在心的战友们，希望你们也会记起我。

目录

第一章	反狙击战 /2
第二章	第二次新兵连 /8
第三章	狙击手训练第一天 /35
第四章	据枪瞄准 /65
第五章	射击训练 /78
第六章	文工团的女兵 /116
第七章	格斗对决 /142
第八章	将军带来的装备 /149
第九章	狙击手心理 /162
第十章	万绿丛中一点红 /170
第十一章	结业奔袭 /192
第十二章	狙击恐怖分子 /227
第十三章	解救人质 /263
第十四章	精度狙杀 /291
第十五章	双规行动 /299
第十六章	追击兄弟 /319

引子

“迥一砰。”

子弹拽着风呼啸着在空中昂头挺进，它发出凄厉的撕扯声，它泛着晶莹透亮的铜光，在阳光照耀下显得熠熠生辉，它把风扯出一道口子，然后像风哨一样吹过，它撕裂了蓝天，划过空旷的草地，它的尖叫来得那么迅猛和猝不及防，它是那么的义无反顾，它用最快的速度发出最动听的声音，它撞击在前面的胸环靶上，它结束了它的使命。它的后面是一群年青人的眼睛凝视着子弹飞过的轨迹，他们甚至从这个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——当食指指尖轻轻扣动扳机时，当撞针推动击发机击发子弹后槽，引燃火药时，当爆涨的高压气体推动子弹在枪膛内做旋转运动，子弹迅速通过黝黑的枪管冲击目标时，他们的眼睛狠狠盯着前方，他们看不到子弹飞行的轨迹，但是他们听到了它划破空气而发出干脆的声音，他们还感觉到了火药在前进过程中将弹头推落，然后继续沿着他们所赋予的目标前进，而后“砰”的一声，正中靶心的那份坚硬和执著，他们的迷彩服上有细密的沙粒往下滑落，他们的眼神透着坚毅和自信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他们的名字叫——狙击手。

第一章 反狙击战

夜幕已经降临，天网正在收拢。

指挥员命令：“各组汇报情况！”

“血狼 1 号就位！”

“血狼 2 号就位！”……

接市局缉毒处增援通知，本地区最大的毒枭将出现在龙华山宾馆进行交易，根据形势，我和胡铁飞充当渗透组被安排到最前沿，和毒贩近距离接触并伺机抓捕，用卢超的话说：“谁让你和胡铁飞长得就像贩毒的哟，这等美差不派你娃子派哪个去撒！”

卢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胡铁飞还高兴，也不知道他在美什么，我自认为形象也不差，被卢超这句话搞得很不舒服，眼一瞪，这小子老实了。

我和胡铁飞化装成买家，在二楼一处房间等黑丁到来，并时刻注意着四周动向。窗外 6 层的制高点上，狙击组赵恒正瞄准我所在房屋射点。按线人提供的线索，已经超时 30 分钟了，毒枭黑丁却根本未出现，而一楼的歌声反倒愈加响亮。难道是行动泄漏，毒枭黑丁取消了此次交易？我扫一眼身旁的胡铁飞，他的目光同样坚毅。

一楼歌声嘎然而止，突然的沉寂让人感到危机四伏，继而大规模的混乱声传来，我和胡铁飞立在原地未动，外围指挥马上传来指令：“一楼音箱损坏引发骚动，注意提高警惕。”

我们集中精力，有声的世界里听不到声音，临战气氛悄然逼近。

外面有两个人抬着一个音箱往里走，音箱被径直抬到二楼，右侧木板一掀，里面出来一人，根据相貌特征，是黑丁无疑。

在这种防范下还能颇费心机混进来，我和胡铁飞不动声色地看着他。黑丁从音

箱里钻出，站在他右边的帮手先上一步，正好挡在黑丁前面，黑丁只摆头一晃，马上吩咐：“猎鹰，让他们等一下！”

我闻言大骇，莫不是被他发现马脚？如果黑丁趁机潜逃，再想抓捕更加困难，但如果对方是试探我们，贸然出击，必然适得其反。

我两眼紧盯猎鹰，猎鹰一眼扫向我，两眼对撞，却见猎鹰紧跟黑丁拉门退出。

胡铁飞本想说话，黑丁已闪身退至门外，其他帮手紧紧盯着我和胡铁飞。电台已关闭，是在原地静等，还是出门实施抓捕，机会稍纵即逝，我和胡铁飞冷冷盯着门口，以静制动。

“啪”，门再次被推开，只身进来的只有猎鹰，他眼向上一呛，说道：“你们等着！”

胡铁飞脸一沉：“要的货带来了没有，你们老板去哪了？”

黑鹰稳步往前，不经意地站在我们斜对面，和我完全成一条斜线，我一惊，他站的方位完全是狙击死角，我成了他的盾牌，我右跨一步，问：“丁老板这生意还做不做？”

黑鹰面无表情，似乎无意地跨一步：“呆会再做。”

我心头一颤，黑鹰完全掌握反狙击要领，所站方位无一漏洞，此人高深莫测。

我正欲上前周旋，突然“轰”的一声爆响，整栋宾馆漆黑一片，我和胡铁飞迅速卧倒，抄起电台急呼：“血狼呼叫，目标断电潜逃。”

四周碰撞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外面的探照灯马上将围墙照亮，警笛声迅速响起，所有潜伏在宾馆周围的警力全部运动起来，警犬如离弦之箭奔往黑色群山之中，指挥部及时部署：“所有人员分三组，左翼由缉毒处担任，右翼由市局干警包抄，中翼由血狼分队互补，三组呈扇形协同推进。”

宾馆后面是龙华山天然屏障，歹徒只能从后方潜逃，搜捕人员呈地毯式摸排，胡铁飞窜身下楼，拿起装备，吩咐：“林光，你往10点钟方向，我往2点钟方向追击。”

我将狙击枪上膛，提醒道：“注意随黑丁同来的猎鹰。”

我追出一里地时，前面已完全不见毒枭和其同伙影子，电台里狙击组赵恒正在呼叫：“血狼3号，是否发现目标？”

我沉下身子：“没有！”

赵恒潜伏在高地配合：“9点钟2公里方向有大量子弹硝烟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9点钟方向，我开始往密林深处奔进，枪声越来越清晰，疏散而又带着拖音，在

寂静的山谷里更加扣人心弦。

前面枪声大作，子弹穿透树林的声音依稀可辨，我继续往前摸索，突然传来异常惨烈的呼叫，还未到目标地，指挥部果断命令：“所有人员注意，收队！”

收拢拳头，是为了更好的一击。我看一眼四周地形，记好参照物，扭身下山。

20 分钟后，我、胡铁飞、赵恒、卢超、莫天柱都已撤离到临时指挥部，四周气氛肃穆而又沉重，现场指挥抬起头，小结刚才情况：“同志们，歹徒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狡猾凶残，大家不能掉以轻心，10 分钟时间，我们就损失了两名好干警，子弹直接击中烈士额头……”

烈士的鲜血还留在指挥部一角，那些颜色涂抹于心，正义的逝去，只能用正义的追杀来偿还，我们冷静地看着指挥，等着他安排，指挥喉结一滚，说道：“根据现场交锋和战士伤亡情况来判断，对方有一名狙击手，这给我们行动造成很大的隐患，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……”

指挥意味深长地看了一下我们，我们了解，在此种情况下，这是狙击手之间的战斗，不打掉敌方狙击手，其它人员很难有突破，如果将其他人员放在一线搜捕，无异于虎口送食，此等特殊任务只有借助反狙击来完成。

指挥员将手中树枝扔掉，突地站起：“反狙击任务交给你们，是否有信心完成？”

敌人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此种交锋，不光是狙击技术的比拼，更多的是战术、耐力、信心的较量。

胡铁飞迎头而上：“有！”

我眼光一闪，突然想到了猎鹰，从他的眼神和对现场的判断力推断，狙击手很有可能是他，胡铁飞紧皱眉头，问：“和黑丁同行有一个叫猎鹰的，是否有他的资料？”

内线一惊，两眼大睁：“猎鹰和黑丁很少同时出现。据我所闻，猎鹰是他的代号，他是越南人，此前一直在边境活动，在老山战役中就是狙击手。”

现场陷入沉思，这种对手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考验，大家更加沉着，赵恒分析：“目前我们要尽快确定猎鹰藏身方位，而后才能实施有效打击。”

卢超反问：“怎么样才能找出他的藏身方位哟？”

赵恒沉思：“此种环境，只有吸引其射击，通过声音或弹道辨别！”

莫天柱嗤的一声：“吸引一名狙击手射击，那得拿生命作出代价。”

赵恒抬头盯着莫天柱：“对方也是狙击手，如果不能锁定目标方位，不管是谁上山搜捕，都有可能像刚才两位烈士那样倒在他枪口下，除非我们放弃目标！”

胡铁飞看看我，又看看赵恒：“我觉得这个不好办！”

我扫一眼胡铁飞，他还浑然不觉，到这个时候，这小子还在说废话！

现场慢慢沉寂，大家需要冷静，枪身的烤蓝在光线照射下发出一阵幽暗光芒。

赵恒持枪站起，打破寂静：“有一个办法。”

现场指挥马上抬头，两眼晶亮：“说说看！”

“用警犬搜山，迫使猎鹰现身。”

指挥将帽子一摘：“这个主意不错！现在龙华山四周都已部署警力，毒枭想逃下山恐怕没那么容易，只有用这个方法迫使其现身了！烈士的血不能白流，大家同样需要小心。”

莫天柱再次检查装备，有些自嘲地说：“你们真以为一个上过老山战场的狙击手，会开枪射击一条警犬来暴露自己？”

赵恒不紧不慢：“猎鹰当然不会开枪射击，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对付警犬，我们只需确定他的方位即可，在警犬身上装好定位仪，趁他现在还未走远，应该能顺势找到猎鹰。”

马上有人将猎鹰搬过的音箱拿来，警犬绕半圈闻两下，训犬干警依依不舍地和警犬告别，大家都知道，真要找到目标，它回来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，训犬干警轻拍一下犬背，警犬消失在深山之中。

定位系统一直显示警犬方位，大家紧盯显示屏，地图显示龙华山西北 35 公里处时，跟踪系统还在些微移动，5 分钟后，跟踪系统彻底静止，现场指挥严厉扫视大家一眼，命令：“猎鹰应该在西北 35 公里不远处，迅速布控，务必将歹徒控制！”

“是！”大家迅速提枪上肩，按事先划定任务，奔赴一线。

按任务划分，由莫天柱为主射手，卢超为副射手，迅速找好潜伏点，对歹徒进行致命打击。我、胡铁飞改为信息组，根据刚才方位，再次判断出歹徒精确潜伏地点。赵恒为机动组，根据我们的判断适时调整射角打击敌人。

晚 23 时，天色黑暗，暗处的眼睛却依旧明亮，各方人员如一条蛟龙往龙华山腹地推进，一场反狙击战即将打响。

我、胡铁飞从正北方向开始行进，然后左拐奔西北方向，至 30 公里处时，改为匍匐前进。正是 7 月份，山林树叶茂密，蚊虫在头顶嗡嗡直响，树叶之间的磨擦诡异而又令人生疑。

到一坡度为 20 的稍平坦处时，胡铁飞举拳示意停止，因为此地太开阔，如果前进，必须得判断是否安全。我马上停下屏气凝神，顺胡铁飞方向看去，平坦的草地上，一行脚印伸向坡顶，坡顶呈棱形，有天然的石屏阻挡，四周呈下坡姿势随时可撤

退,背后是翠绿的山林作背景——这是绝好的潜伏地点无疑。

胡铁飞看着我,我的大脑高速运转:如果是我,我也会选择此地作潜伏点,伺机将对手狙杀,但同是狙击手,猎鹰怎会留下如此明显的痕迹?此时更需要判断的是,猎鹰有没有可能在上面潜伏?

那些脚印直接将我的心思牵引,我调整一下呼吸,再次将目光沉下,战场心理学告诉我,此时更需冷静判断,要不然将付出血的代价。

时间漫长而又无着落,我继续观察推断:要想达到反狙击,必须判断出对方狙击手的意图是什么。猎鹰在此处留下痕迹,他无非是想对我们造成错觉,证明他不可能留在此处潜伏,而事实是此处就是狙击手潜伏的最好地点,这打的完全是心理战。如果我们继续往上搜索,无疑会暴露自己,暴露就意味着死亡,如果不搜索,我们肩负的任务就不能完成。

凭一名狙击手的直觉,我感到猎鹰很有可能在上面潜伏,我看一眼旁边的胡铁飞,他的眼神同样深邃。胡铁飞朝我点头,右手划半圈示意从后方包抄,我点头同意。

胡铁飞的意思简单明了,让我留在原地,他负责从后方包抄,我坚决不同意。这小子始终自大自美,总认为他最行,那俺能服他?再说从后方包抄的危险性太大,如果猎鹰判断出我们从后方包抄,结果可想而知,我不能把这么危险的任务留给兄弟。反狙击战就是这样,不是对方狙击手死,就是自己倒在对方枪口下。

树木在天空的映衬下显出巴掌般的阴影,我紧盯胡铁飞,坚决让他留下。胡铁飞朝我信任地点点头,我转身从背后迂回。

下到坡底,赵恒正在等我带回目标的确切消息,我将情况大致一说,赵恒不无担心:“我推断猎鹰就在此处,对手不是一般的敌人,他极有可能会想到我们从后方迂回,借此对我们进行反狙击。”

我紧握手中狙击枪:“必须冒险!目标极有经验,如果不迂回打击,我们更容易成为目标。”

赵恒的眼神变得自信:“谁成为目标还很难下结论,战斗没结束前,每个狙击手都有被狙杀的可能!”

时间紧迫,按我和赵恒商议结果,由我迂回至后方,对目标进行进一步摸排。根据对敌情的判断,赵恒选择一处狙击点潜伏观察,随时进行增援。

快到凌晨时,我已慢慢靠近至棱形坡度的背面,我匍匐至一处凹形地段,整个山林依旧听不到一点声息。观察1个小时后,山坡上确无动静,我开始往山坡上挪

动,山坡错落有致,当我从凹形地段出来时,已渐渐爬上一处“Λ”字形高点,虽然此处高点只是随坡度缓缓上升,但我的身体依然能感觉出来,当我置于“Λ”字的最顶点时,我的心里突然咯噔一下,对于一名狙击手而言,暴露一丁点足以致命,我在原地稍稍停顿,轻轻抬头,一眼瞅到一处潜伏地点,潜伏点设在山石和榕树的结合处,一眼望去,似有若无,一股凉意迅速从心底升腾,我仿佛看到一双眼睛正牢牢盯着我,十字架的狙击镜笼罩得我不能动弹,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,我做不了取舍,无法挪动,好像静等死神的宣判,周身的血液开始喷薄,似乎要涨出体外,我的双眼在狙击镜里显得模糊,着力部位已贴住地面,我第一次感觉到手中狙击枪的陌生和自身的无能为力,我牙关咬紧,黎明前的黑暗将我紧紧压住,一条生死线拉在我和上面的潜伏对手之间,我此时已完全感知到,对方必定是猎鹰无疑,周围凝固了——我感到了绝望,我想,我必将死在对方手里。

我的脑子高速运转却又空白,根本来不及行动,“砰”,一声枪响,子弹奔腾而出,在黑夜的龙华山里发出巨大回响,7.62毫米狙击弹,到这个时候我条件反射般分析对方弹药结构,大山沉寂下来,我身体的血液迅速回流,死亡只是一瞬间……

“目标终结!”电台里传来声音。

狙击枪那熟悉的光芒还在我眼前晃动,弹道方向是从西北近100米处射来,我还活着,那种惊奇和对战友的感激,让我内心掀起一阵波澜。我看了看远处,知道这关键的一枪必定出自兄弟赵恒之手,不到最后,谁的生命也不可预知,这才是真正的狙击战。

我马上全身下退,找好伏击地点,狙击枪再次指定搜索区域。几分钟后,视线里出现了一个人,从坡顶全速下退,我继续观察,所逃之人就是黑丁。狙击镜指向目标,手指轻搭扳机,目标奔跑速率:10-15千米,高:1.8米,狙杀方位:前胸,前置量:两个身位,目标在运动,狙击枪也在运动,食指还在轻施压力,瞄准镜狠狠地印在目标身上,“咚”一声脆响,狙击枪产生后座,目标直接栽倒在视线中,抽搐不止。我继续保持射击姿势,喉咙一滚,向电台报告:“目标黑丁终结。”

下山时已是凌晨了,看着窗外白色的阳光,如同获得重生,在这个人们还在沉睡的凌晨,又一次让我感觉到了生命的美好。

这是我们执行任务当中的第几次了,我也记不太清,但我却能清晰地记得那些熟悉的面孔,记起我的那些兄弟们。现在我想说,兄弟们!你们还好吗?我想你们.....

第二章 第二次新兵连

1999年初春3月,W部队J师直属队,北京大兴某训练基地。

“赶快给老子卧倒射击!”区队长咆哮着,我们几个新兵马上从跑步换成“趴倒”姿势,伏在属于自己的81半自动步枪跟前,我张开嘴大口喘着粗气,心口由于剧烈运动怦怦直跳,后面初春的轻风吹起,掠过我的头皮。

区队长叫梁刚,中尉,长得矮小精壮,肩部奇宽无比,典型的职业军人,看到他就想起了以前和我干过仗的一哥们,那小子被我用课桌椅砸了一凳子居然没趴下,反过身来还将我鼻子打破了,我印象能不深刻吗?

早晨在呆了3个月的新兵连吃完“滚蛋饺”,其他新兵都回到老连队,我却闲着无事,前两天我就知道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我,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——接受狙击手培训。这玩艺儿的光环刺得我睁不开眼——我来当兵是为了什么,我出生在东北一个中等城市,也是衣食无忧的,在学校一直都是体育尖子生,高中三年级时实在不满台海那边一连串的叫嚣,激情澎湃地报名参军。俺是大老爷们一个,不能成天呆在学校里称王称霸,是汉子就得洒热血扬国威,就得啸长天红旗扛。因为这个动机没有一个接兵领导不说我政治思想强的,再加上我确实崇拜军人,当然更加崇拜那些牛气的枪支弹药,所以我义无反顾的来了。来部队后连我都没有想到,对操持在手中的枪是那么有感悟。我始终被领导“指哪打哪”这四个字的赞扬包围着,老想象着当一名狙击手的威风和牛气,但低下头看看自己,怎么也和现在的我联系不起来,心中有些得意,但还是有些虚气。

前两天上面来选人,又是体检又是心理测试的折腾了一番。今天早上其他新兵都登车走了,领导却告诉我暂时不要下连。

中午吃完饭后来了一辆大巴,把我从新兵连拉到另外一个基地。刚下车点完

名，区队长就命令我们背着背包跑步到靶场。看着空旷的靶场，我内心的恐惧感油然而生，一圈下来将近有两公里，望也望不到头。身上的背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，我边跑边看了看旁边的几个新兵，个个脸上都是迷茫的表情。大家任由水壶挎包撞击自己的胯部，那东西在我的眼前一上一下的，惹得我的心里渐渐烦躁起来。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狙击手生活吗？这可是刚来啊，你好歹让俺们把背包给放下啊！

跑了快两圈的时候，我分明看见那个叫赵恒的家伙把水壶甩了下来。然后撒着欢猛跑，膀子一甩一甩的，这小子可真够聪明的，我瞥一眼区队长，见他没注意，往前跑了近100米时，我也将水壶抖落到了地上。

“林光、胡铁飞你们还他妈握着枪等打鸟呢！”

听着区队长的催促，我才意识到就我和那个叫胡铁飞的还没打完。我不管，枪现在可是端在我手上，我又猛吸了一口气沉着一下，瞄了右眼，在200米距离上只能凭感觉找准靶心，我左手食指轻轻搭在扳机上均匀用力，直到缺口准星异常清晰，前面的靶子模模糊糊的时候扣动了扳机，子弹拉着呼啸声奔腾而出，直打得靶子后面的沙土腾起一阵烟花。停了有两秒钟，报靶的使劲摇着小红牌划直线。我心里不以为然，想：你一个报靶的乐什么，俺打个10环也不见得有你高兴，不老练！

最后一枪打完，我从地上爬了起来。班长过来轻轻踢了我的屁股一下，说道：“这小子，还是左手用枪呢，左撇子用枪有优势！”

我得意地说：“班长，俺整这个使左手觉得顺溜，俺在家里的时候用汽枪打鸟也是左手！”

班长笑着过来拍拍我的肩说：“你的话真不少！”我对着满脸是笑的班长一个立正站好，却见旁边的胡铁飞还趴在地上，余光便停留在他那儿。我看了看区队长，想我都已经够稳的了，还有比我更磨蹭的人，刚才区队长不挺着急的吗？现在区队长怎么不催促他？哪知区队长并不言语，黑脸上看不出一丁点表情，我们四个新兵都等着胡铁飞放最后一枪，只见胡铁飞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他的那份沉着让空气突然沉寂下来。刚才满是枪响的靶场顿时清静了，我看了看前面200米处的胸环靶，又瞧瞧在左手边的胡铁飞，这小子乍看像睡着了，他卧在那里，姿势很是古怪。人家都为了减少后座力将两腿打开同肩一样宽，但他却蜷了右腿，膝盖处弯成90度夹角，死死地爬在地上。大家都屏气凝神，想瞧他到底能打出个什么样来，只听见猛的一声枪响，枪声在空寂的靶场上发出巨大的回音，弹壳从枪膛处迅速窜到右面一两米远的位置，子弹义无反顾地往前挣扎，嘶嘶地磨擦着空气，它牵动着所有在场人员的视线，子弹钉到胸环靶上，然后穿透胸环靶钻到后面的土堆里，冒出凌厉的烟灰。

报靶处将近 10 秒钟没什么动静，班长对区队长说：“区队长，你看阿杜睡着了还是怎的，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报靶？”

“他敢！”区队长横了一眼刚站起来的胡铁飞，我本来想说莫不是跑靶了，但又有些知趣地闭了嘴——刚才被班长刺激了一句，哪还敢多嘴，谁不想留个好印象？我使劲地盯着前面看结果，哪知对面不老练的报靶员沉默半晌后，却又将报靶牌猛摇起直线……

“娘的，又是 10 环！”电台里传出报靶员的声音，班长摇了摇手里的电台，望了前面弹壕一眼，笑着说：“你看阿杜激动得，就像他打了 10 环一样！”

胡铁飞耿直得都让我脸红，他说：“区队长，又是一个 10 环，我打得不错吧！”

区队长盯着他说：“不错个屁，打 5 发你不就是打了 49 环么？你还得意，你要是打得不行我要你来养爷呢！”胡铁飞的热情并没有下去，扯着说：“区队长，本来我还能打好的，他们一放枪我就有点哆嗦！”

他的脸皮还真够厚的，你说他假吧他说的还真是实话，你看着他的表情觉得有点吹吧，但感觉他人还挺实诚，不过说实话，在 200 米距离打 49 环还真有那么两下子。

“你哪来那么多话！”区队长立马黑了脸，命令道，“去，把这个矿泉水瓶放到前面！”我刚想撒腿跑过去去接矿泉水瓶，但等我反应过来，赵恒早已经跑过去有两米远了。这小子快步将空矿泉水瓶放到老远的地方，满脸灿烂地往回跑。

区队长等他跑回来后，从侧面走了过来，开始宣布刚才的成绩：“赵恒 48 环，卢超 47 环，林光 48 环，胡铁飞 49 环，莫天柱 47 环，成绩都一般！就这个样子还想来当狙击手，跟着我干，是得好好练了！”就这样还一般啊，我听到自己打 48 环就感觉不错了，我真不知道他所说的好好练是怎么样训练，心中不禁有些后怕起来，眼神小心翼翼地看了看他，却瞧不出半点端倪。

小士官班长将手中的 81 枪放在沙地上，拍了拍手，咧着嘴说：“区队长，他们刚来有这个基础还不错，我们刚来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，在 200 米的距离毕竟没用瞄准镜，这成绩看来还真不是混进革命队伍的，看他们以后都能弄成个什么样子来！”凭观察，班长和区队长的关系应该不错，区队长未置可否，我不服气地想，连靶子都看不到，要不你来打，你也未必能打出个什么样子来！

胡铁飞却在队列里笑，班长过来拍了拍胡铁飞的肩，满脸慈笑地说：“胡哥，想到什么开心事了？”

胡铁飞将笑憋了一下，想乐不敢乐的样子，说：“我好歹也是个第一，有些

高兴！”

班长更乐了，有些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说：“好好干，以后要学的还多着呢。”

胡铁飞一个立正将胸脯一抖：“是，班长！”脚下的沙子被他弄得冒起一阵烟。

我对手中操持的这家伙什不怎么感兴趣，视线早已移到旁边的枪支上，场地上除了放置的5支81半自动，在相隔10米的地方还架着一支85式狙击步枪。现在咱好歹也是半个狙击手了，谁还稀罕81啊。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区队长向狙击步枪走去，我们也紧跟着往那边挪。区队长轻松地来到狙击步枪跟前，将枪从地上端起，举向天空，颇为神武的样子，然后慢慢下蹲，跪姿据枪瞄向前面那只空矿泉水瓶。

我们看着他不经意的动作，羡慕得紧，纷纷围了过去，区队长跪姿据枪，右手夹住右肋，左手悬空支撑。我们都大气不敢出的在旁边看着他，瞄准，击发，狙击步枪的后坐力非常大，只见区队长的身体晃动一下，子弹应声而出，黑洞洞的枪管伸得老远。区队长还蹲在原地没有将姿势恢复过来，我们将脖子伸着看前面空矿泉水瓶的动静，哪知它还屹立在风中。我想区队长刚才说话不是挺牛嘛，现在我们这帮新兵面前也丢人丢大了吧！玩这个可不是看你职务的！

我看了看旁边，只见卢超的脚尖往前踮了踮，嘴边滑过一丝狡黠的笑容。这小子小鼻子小眼一看就是南方人，鬼着呢，不像咱东北人都是直肠子，他们那种人有什么话都在心里藏着。

姿势稳住有两秒钟，区队长说：“去拿过来看看！”我也不跟赵恒抢，知道他反应快，区队长刚说完他就往前跑了。他的精力好，刚才跑步看样子一点也没把他累着。他快速将空矿泉水瓶拿过来，双手交到区队长手里，却并不说话。

区队长将空瓶子悬在空中，我们分明看到有一个弹孔从它中下方穿过，瓶子却纹丝不动没有倒。我和卢超的脸色有些阴下来，不解地盯着瓶子。大家都想知道原因，但却没有开口问，最终还是胡铁飞往前凑了凑，将脸贴到瓶子下面，有些幼稚地问：“区队长，这个子弹明明击中了瓶子，它却没有倒，我不明白！”

区队长的目光穿过弹孔，幽深地说：“你不明白的多着呢，速度加上合理的着力点你还不懂么！”

卢超将身子往下弯了弯，看了一眼枪孔说：“区队长真是好枪法哟，这一枪打得可太棒了！”我的脾气太急躁，在新兵连时跟其他新兵都打过好多次架，见他这么夸张地说好听话，恨不得操起旁边的枪指着他的头，我重重看了他两眼，想塌鼻子小眼的他怎么也被选来了，净说好听话，拍马屁！